

皇清經解

皇

情

往

鮮

禮經莫大於宮室宮室不明則古人行禮之節周旋升降皆茫然莫知其處此議禮所以如聚訟也宋李如圭撰釋宮已撮舉其凡近人復多攷證核以經文亦有未密余思古人宮室制度與今人不甚相遠時淳世樸廟寢明堂不如後人之于門萬戶細繹禮經皆有丈尺可尋名位可辨因撰宮室答問二卷冀好學深思之士之有以是正其得失焉嘉慶壬申三月五日臨海洪頤煊識

附答胡孝廉 培翬

承枉過并論禮經宮室鄙著禮答問於宮室已龕有成緒尊意  
以燕寢與正寢異制正寢中央爲室左右爲房燕寢止有東房  
西室正寢室戶在南面燕寢室戶在東壁以通于房其南面有  
牖而無戶細繹之鄙意頗不以爲然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  
寢門外鄭注寢壻之室也古者命士十五以上父子皆異宮此  
壻之室不在正寢卽爲燕寢之制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  
揖入升自西階贊者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記云婦入寢門贊者  
徹尊簋酌玄酒三屬於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燕寢有東西階  
又有堂下階間則亦當爲三間屋制中央爲室左右爲房若依  
賈疏東房西室施於兩間屋制則可施於三間屋制勢必截割

中央各半以益東西則房室之中皆不免有當楹之患古人無是宅法也至謂燕寢室東壁有戶以通于房南面無戶與正寢戶東牖西異制案士喪禮死於適室鄭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正寢與燕寢名雖不同其爲房室之制則一齊者卧在正寢室中北墉下明平時卧亦當在燕寢室中北墉下也正寢燕寢室制既同其爲戶牖之法當亦相同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鄭注當戶鄉陽此亦燕寢室戶居南之證故士昏禮贊洗爵酌醑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言戶內以贊者西面告饌具其南正當戶不必出戶而北面答拜也主人出婦復位主人說服于房婦說服于室主人入親說婦之纓鄭注入者從房還入室也此言主人食訖

從室出復入于房說服于房復從房還入于室與特牲饋食禮  
主婦出反于房必出戶然後反于房其文法正相類非謂室東  
壁有戶以通于房也賈疏云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刪一還字  
其義遂晦大抵古人宮室無論正寢燕寢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廣狹大小或有不同其爲架數間數房室戶牖門階之法則無  
不同也足下盍再審之嘉慶癸酉二月十六日洪頤煊書

漢書龔勝傳勝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佗  
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政詔其室戶之制與禮經同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七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禮經宮室答問

臨海洪州倅顧煊注

宗廟一

問宗廟之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

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

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此周制也七廟者據祭

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

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二祧者卽明堂位

所謂文世室武世室也故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

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

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祭法鄭注諸侯無  
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  
天子通二祧言故曰七廟其實四親廟與諸侯同

問王肅以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  
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  
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其說信否曰此卽九廟  
之說於經無明徵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曾子問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  
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  
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遷廟卽二祧天子巡守  
唯以遷廟主行今并取高祖以下四廟之主則七廟虛主矣

故以爲失禮又云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老聃云是老聃說祫祭於祖唯迎高祖以下四廟之主不迎遷廟之主與上文祫祭七廟虛主說異故記之此皆天子四廟并始祖二祧爲七廟之證而經並無九廟之說

問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於說何微曰朝士鄭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諸侯三門以庫門當天子臯門故以庫門爲大門以雉門當天子應門故以雉門爲中門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及廟門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司儀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賓再拜對鄭注中門之

外卽大門之內也是宗廟在大門內中門外之明證鄭據諸侯言之故曰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大夫士止一門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與賓揖先入至于廟門外門者對寢門而言

問宗廟之制晉博士孫毓議謂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聘禮賈疏諸侯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二說孰是曰賈疏之說是也廟寢同制廟南在雉門外廟北已直路寢東若再加以三廟必非宮垣之地所能容故知凡廟必平列大祖之廟居中天子七廟必經三隔牆門諸侯五廟必經二隔牆門然後至于大祖廟門故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

門有每門每曲揖也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  
左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鄭注周左宗廟入外門將  
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士止一廟無隔牆之門故云每曲  
揖而不云每門若如孫毓之說則由大門至廟門皆當言每  
曲揖不得言每門每曲揖故知其說非也

問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前曰廟後曰寢惟祧無  
寢近人因謂天子二祧廟不與五廟並列其說然否曰王制  
明云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若祧別立廟則與諸侯同  
制當云二昭二穆不得云三矣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既并以  
俟矣鄭注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  
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諸侯無祧廟遷主藏于大祖

廟中尙以祧爲尊豈天子有二祧而反不在七廟之列乎揆之以理斯爲昧矣

問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注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玉藻鄭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而鄭志答趙商又疑之何也曰考古工記世室鄭注謂宗廟殷人重屋鄭注謂王寢周人明堂鄭見其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逸周書作雒解大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文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則知天子之明堂亦如大廟故鄭云三者同制也以禮經考之大廟與路寢同制而與明堂異大廟路寢有東西房東西夾室而明堂不聞明堂有五室而大廟路寢無此制然則

其所謂同者亦堂基之縱廣戶牖之大小門闕之高卑耳故  
答趙商時復云或可文王廟不如明堂制也

問大廟既與路寢同制大夫士寢廟之制亦復同否曰觀禮天  
子大廟之制也顧命天子路寢之制也公食大夫禮諸侯大  
廟之制也燕禮諸侯路寢之制也四者相同是天子諸侯大  
廟與路寢同制也少牢饋食爲大夫制士冠士昏士喪士虞  
牲饋食爲士制其廟寢亦復相同是大夫士之廟寢同于  
天子諸侯之廟寢也故廟寢上下同制廣狹隆殺或異而其  
爲堂室房序則一

問鄭注人君爲殿屋卿大夫以下其屋爲夏屋然否曰燕禮設  
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鄭注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賈

疏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士冠禮設洗百于東榮鄭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皆爲夏屋賈疏鄭云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兩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升自屋東榮鄭以爲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當言東霤也故知其屋之異

問賈疏凡廟之室堂皆五架其說如何曰此賈疏之誤也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廡鄉射或于序序與大廟路寢之制不同大廟路寢有東西堂鄉射禮無之鄭云是制五架之屋是專釋射宮非謂大廟路寢之制皆五架也若如賈疏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

承簷以前名曰廩棟北一架爲室證以經文堂室之制皆不合

問五架之制何以與經文不合曰鄭注大廟路寢與明堂同制考工記周人明堂度反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明堂五室則堂內三室六筵之地也大廟路寢堂內其地亦當稱是凡堂室大小必與架數相直今制亦然五架之屋棟南兩架棟北兩架則每架一筵有半若以棟北一架爲室則室內止筵半之地與考工記凡室二筵之制不合若改爲二筵之室又不與架數相直兩者皆無所施故知賈疏之非問然則大廟室堂其架有幾曰當是七架棟南三架棟北三架前後皆有楹外接以檐每架九尺檐四尺五寸楹內六架并

前後檐共成南北七筵之地棟後一架以北至檻內爲室室內二架室外南至檻內四架爲堂室深二筵廣亦二筵室左右爲房房室同制亦深廣二筵房中半以北爲北堂房南四架爲序序外爲夾室夾室以北爲房中之東夾室以南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各廣一筵其外爲東西檐并之共成東西九筵之地是大廟路寢之制與明堂同也

問室中四面有墉其戶牖之制舊圖是否日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鄭注墉牆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房之西卽室之東考工記室中度以几鄭注室中舉謂四壁之內是室中四面有墉也詩七月塞鄉墐戶毛傳鄉北出牖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士喪禮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是室中

北墉有牖矣特牲饋食禮主婦出反于房必出戶然後反于房是室中東西墉無戶以相通矣室南面牖西而戶東各居其中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兩階間謂之鄉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以牖戶之間當兩階之間則牖戶之各居其東西之中明矣故士冠禮筵于戶西賓受醴于戶東聘禮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牢饋食禮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各據其戶牖之東西言之舊圖牖居中戶居東偏或戶牖各居東西偏皆誤

問爾雅室中四隅之名與禮合否曰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寃少牢饋食禮司宮寢于奧鄭注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既夕禮埽室聚諸寃鄭